



写给我能“说得着”的父亲

◎张兰兰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,刘震云先生把两个人说话不对路叫作“不对付”,把两个人说话投机称之为“对付”。想来,我和父亲的聊天儿就相当“对付”,借用书中的描述,也就是能“说得着”。

记得上小学时,父亲和母亲去拜访一位亲友,我和弟弟得以在没有父母的监督下痛痛快快地玩儿一把。

我叫来邻居家的孩子玩起了捉迷藏和过家家,不仅把一个家翻腾得乱七八糟,还烫伤了一个妹妹的脚背。刚好这时,父亲和母亲回到了家。母亲看到家里发生的一切已经无语,一边赶紧抱起那个小妹妹,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快速冲洗她的那只被烫到的脚,一边安置弟弟找到家里的药箱,给那位小妹妹擦拭烫伤膏。我自知犯了大错,头也不敢抬,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母亲的批评。我想,反正我和母亲一直都“说不上”,顶多就是她批评我听着就是。但心中仍抱有一丝侥幸,父亲从小就宠爱自己,也许这次也会不计较吧?

我带着准备接受惩罚的无奈等待母亲或父亲的暴风骤雨,没想到,父亲拉过我,用军人正义的眼神、父亲慈爱的面容,对我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:“兰子,哪有一个女孩子玩过家家捉迷藏,把家里弄得像被打劫似的。都说闺女遗传老爸啊,你应该像老爸一样学会并喜欢整理家居卫生才对。爸爸养成每天早晨打扫卫生的习惯,让你们一醒来就能看到干净整洁的家。爸爸觉得很有成就感,你和弟弟忍心搞破坏吗?……不是爸爸不让你和小朋友们玩儿,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第一啊!”“老爸,我错了!……”直到现在,我一直保持着爱干净、喜欢整理房间的好习惯。不得不承认,这是老爸的功劳。

从那之后,我和父亲之间就更有默契了。比如眼神的默契,言语的默契。正如刘震云先生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

中形容两个人谈话很投缘一样,我和父亲能经常在一起“喷空”。记忆中,我们爷俩在一起“喷空”的日子还真不少。父亲回家探亲时,曾跟我聊过:“兰子啊,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职业啊?”“老爸,你穿军装实在是太帅了!我要和你一样,当一名空军。”“女孩子当兵太辛苦了!长大了能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就行了,能坐办公室里,风不吹雨不淋的就好。”“老爸,我喜欢画画,让我学画画呗!那些数理化科目,实在是它们认识我,我怕认识它们啊。”“数理化不好才是我闺女呢!呵呵!你老爸读书时就是数学糟糕。一上数学课我就打瞌睡。你要是真的喜欢画画,老爸支持你。”“真的?好啊!我就知道亲爹是最懂我的……”

父亲转业回来之后,有时会在周末时炒上几个菜,开上一瓶酒,我们爷俩就能端着杯子,他一杯我一小口地喝上半天、聊上半天:“闺女,我最近又在创作一幅书法作品啊,是你黄叔叔预定的,要装裱后挂在他们家的书房里,你说我写什么内容好呢?”“挂在书房里当然是励志的警句比较好啊!比如天道酬勤、厚德载物都可以,我看要不写一个励学敦行吧!”“不错,闺女是我的亲闺女啊,和老爸想的一样!来,咱爷俩走一个……”

退休后,喜爱书法的父亲终于可以庭前看花,煮酒烹茶,尽情地挥毫泼墨了。他和母亲双双参加了县老年大学,老两口享受了近十年的“你写字来我作诗”的惬意田园生活。

然而,命运弄人,和谐幸福的晚年生活竟是如此短暂。当“肝癌”这个确诊报告被父亲拿在手中时,这名刚毅又诙谐的老军人还与我们开了一句玩笑:“呵呵!这个报告是我的吗?确定不是重名吧?”

“老爸,我们知道瞒不住你……”我已经不敢看父亲的眼睛……“看来这次

命运要跟我动真格的了……”父亲还在幽默地打趣。

我连忙拉住父亲的手,紧紧拥抱着这个小时候常常怀抱我,哄我入睡的慈父:“老爸,你不会孤单,我们全家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,倾尽全力陪你治疗……”与父亲对话的瞬间,抑制不住迸发的眼泪打湿了父亲的肩头……

两个月的治疗期间,父亲经历了两次手术。每次手术,整个张氏大家庭的老少亲友们都围绕在他身边,陪护左右;父亲的战友们三五成群,结伴前来探望慰问,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父亲备感家族的亲情与战友们的温暖。坚强的父亲对自己“一定可以康复”的信念从来都不曾动摇过半分。

深夜,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,一边紧紧攥着父亲的手,一边用手机码字。我真心希望父亲能尽快康复起来,我们爷俩还能在一起一边喝酒,一边漫无边际地“喷空”……

“父亲,您是一名军人,您说过要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打败病魔,不是吗?全家人都会为您加油鼓劲,做您坚强的后盾!”坐在父亲病床前的我试图再与父亲对话,但是处于肝昏迷状态的父亲已经无意识了,这样的对话变成了我痛彻心扉的自言自语。

今年8月5日凌晨,被病魔折磨了两个月的父亲告别尘世,远离亲人,安详地走了……我永远失去了一个可以“说得着”,随时聊天“喷空”,说话相当“对付”的至亲之人。

逍遥尘世七十载,
布衣书香惹满怀。
一朝驾鹤仙游去,
夏夜怅惘悲思来。
仅以这首小诗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父亲,愿他在去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……

一夜望秋风

云涌
叶匆匆
秋剪梧桐
西风收尽红
归途似梦中
弹指山万重

一夜清风凉到梦
一轮相思送
又闻故乡桂花浓
诗意作千种
不及故人瞳
温柔心动

后记:
你与余生
予我写不完的生动

◎天造

请以爱的名义

请以爱的名义
爱自己
不爱自己
何求生之美丽

请以爱的名义
爱自己
不爱自己
何求地久天长之友谊

请以爱的名义
爱自己
不爱自己
何求奉献之力

爱自己
爱他人
让爱
生生不息

◎阿军



快马加鞭

苗青 摄

人间有情,让悲伤逆流

◎楠木

一年又一年,记不得这是第几个金秋八月没有三十的夜晚,庭院里,飘来淡淡桂花香,正如这清简的时光。携一壶记忆的老酒,半躺在院里的秋千上,举杯邀明月,诉一段衷肠,写一段故事。

风簌簌,天凉凉,离人心中秋,让人伤感又着迷,犹如这满院飘散的花瓣。“溺水泅泅,泛舟湖上,水鸭寥寥,对影成双”,萧瑟的秋日傍晚,让人痴迷又疯狂。初识谢桥,君在左,我在右,中间,隔了一道苦乐的鸿沟。你我徜徉古道,你我漫步山野,你说你想与我一起分享所有的阴晴冷暖,所有的溪流、建筑、草木与高山,你要把它们梳理成别样的故事,讲给我听,用复述的方式,带我走进你的山水世界。我们将每一个文字开遍山林,将每一段故事汇入河流,然后把美好装订成册,多年以后,你我白发苍苍,溺水边,一位老人推着另一位老人,也能醉于夕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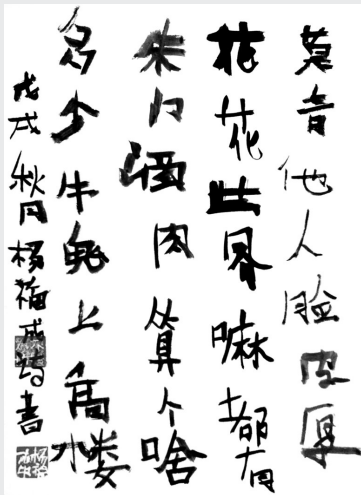
“愿得一人心,白首不相离”,想要求得

一个不离不弃,陪伴自己一生之人谈何容易。谁人不知,月到圆时月即缺,情到深处情转薄。这世上哪有许多那年花好月圆,多半都是花正含苞,月已上弦。曾经许下的誓言,是否抵得过地久天长的岁月?世人皆懂,然而,却没人能够抵挡感情的诱惑,所有人都在注定的结局里,享受着不一样的过程。

夜凉如水,即便晴空朗月悬于中空,可在这个令人易感的季节,思绪一旦释放,任谁也无法收敛,只能沉沦。“回首梦已空空,不言生死与共。残月尚余清辉,此情消散如虹。”

佛说,万物皆有情。流水人生,萍散之后,落花都暗藏着慈悲,离别也成了一种对流年的感激。快乐的,不快乐的,舍不得的,不舍得的;上天给予我们的或是朴实无华,或是繁花似锦,倒不如褪去这一身皮囊,在这有情的岁月里,还原最真实的自己,用最单纯的真心,珍惜每一寸光阴。

反弹琵琶



莫言他人脸皮厚,花花世界嘛都有。
朱门酒肉算个啥,多少牛鬼上高楼。

脸皮越来越厚

◎杨福成

看报纸,读到了作家梁凤仪的一篇文章——《脸皮越来越薄》,突然就反现了一下现实,发现似乎相反,不少人是“脸皮越来越厚”。有个老干部,没啥事儿,喜欢写字。

写就写呗,好事儿,闹着玩儿,不影响他人。

可他不,他当真事儿,当大事儿,当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儿。

他写完一本,就找出版社出。

编辑拿到书稿一看,这是小儿科,水平太四了,不能出啊。

领导说,这是老领导写的,得罪不起。

得罪不起,那就出吧。

书出了,出版社丢人了,赔钱了,这老干部还要稿酬。

既然是老领导,稿酬不能开低了啊。

拿到丰厚的稿酬,他创作更有激情了,又接着出第二本,第三本,编辑苦不堪言。

真是祸害人啊,祸害脸啊!

老万。

说起老万,不熟的人都说他有知识,觉悟高。

可不嘛,他逢人便讲做正人做君子的大道理小故事,在微信群里,他每天发的也都是满满的正能量。

可实际呢,上班扯皮吹着呢,一有工作,准是骂娘往外推,偶尔有向灾区贫困户捐款的感觉表现机会,他从不会捐一分。

这种人的“觉悟”,是皮厚综合征,表面很觉悟,内心很齷齪。

坐公交车,一老头抱着半个西瓜上去了。屁股往座位上一搁,不管不顾,啃起西瓜来了。瓜子,吐地上,瓜皮,扔地上。

周围人看不下去,说你不能这样!

他还蛮有理,说我这样咋了?我咋就不能这样了?

边说边吐,边说边扔。

这瓜皮,这脸皮,可真厚。

近日,某著名作家书法展了,网上骂声一片,成灾了。

骂归骂,但不影响人家办。

人家说,我这不叫书法展,我哪练过书法啊,是墨迹,有人喜欢,强烈要求我办,都强烈三次了,我实在不能再驳人家面子。

一副开水烫不死猪的嘴脸。

办吧!

老祖宗说,人贵有自知之明。但老祖宗还说,脸皮厚的人,贱点也行!

冯唐,这个家伙很聪明,他总结了人成功的三要素:胆大,心细,脸皮厚。

尤其是这第三点,厚能载物,厚能载福,厚能无德,厚能无耻!

佩服!

温馨提示:《反弹琵琶》每周四刊发